

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经典



侗族作家丛书

# 蜂巢界

张泽忠

著

 民族出版社  
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



侗族作家丛书

邓敏文 黄忠彩 主编

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经典

# 蜂巢界

张泽忠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蜂巢界/张泽忠著. - 北京: 民族出版社, 2003.8

(侗族作家丛书)

ISBN 7-105-05677-0

I. 蜂… II. 张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1684 号

## 蜂巢界

---

作 者: 张泽忠

责任编辑: 宝贵敏

责任校对: 张嘉琳

出版发行: 民族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

邮 编: 100013

电 话: 010-64228001 (汉文二室)

010-64211734 (发行部)

http: //www. e56. com. cn

印 刷: 聚鑫印刷厂印刷
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字 数: 210 千字

印 张: 10.5

版 次: 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105-05677-0

全套定价: 100.00 元, 本册定价: 20.00 元

---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# 友人致作者信及 作者复友人信 (代自序)

## 来 信

张泽忠，你好！

最近工作怎样？有空写作吗？

我今天写信告诉你一个有意思的消息。我准备写一篇文章<sup>①</sup>，谈你和潘年英的小说。

我这里的情况很好。我们科研中心的研究组长刚退休，我们十几位同事准备跟他合写一本书。我们每人写自己的文章。这本书很多的文章要谈中国本世纪的历史问题。我是惟一谈文学的。刚退休的这位汉学家一辈子研究中国问题，他的国际名声很大。我选择了写侗族文化与文学，专门研究你

---

① 文章题为《中国文化边界旁的一种文学》（汉文版），见《理性的曙光·当代侗族文学评论选》，广西民族出版社，2002年8月。

和潘英年的写作。

你和潘年英所生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写作观念与方式确实各有各的特色。我想研讨农村文化，想了解侗族农村文化在大陆当代情况下，是怎么让两位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。我想主要分析作品。附件上，我提出一些问题，请你随便回答（写长也可以）。愿意的话就请说明一下你的看法。没时间或不爱自己说明，也没关系。我的目的是想更多地理解你的创作动机。我不会直接地引用你的回答，写文章时，我不具体的用“问答”的形式。但是，间接地引用也许很有价值。

我同时也给潘年英写信并提出一样的问题。

如果你想到你还没有给我新的一些资料，我当然很有趣看到这些资料。如果没有，当然没关系。如果有的话，我建议你与潘年英联系一下。一位贵州朋友很快要来法国，潘年英是知道这件事的。

我对侗族文化和文学很好奇，想知道很多的东西，如文化、教育、社会、历史等方面的情况。同时还想问一个问题，侗族有文化或文学协会吗？

我挺高兴写这篇文章。

问候全家与朋友们！

安妮\*

1996年5月6日

---

\* 安妮·居里安，文学博士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。

## 复 信

安妮，你好！

读到你的来信十分高兴。

你说侗族文化很美，想继续研究。近期的这封信还说对侗族文学也很好奇，想知道的东西很多，并告诉了“一个有意思的消息”，说准备写一篇文章谈我和潘年英的小说。你的热心，你的那份真诚，实在令人感动。

随信寄来一份附件，问及写作上的事，我理解你的用意。写作自然是有其初衷的，即如你所说的“动机”。坦诚地说吧，我是一位侗胞，当初选择文学，无疑是想借文学这种形式，传达我的思想情感，进行我的思索，为我的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
人们认为，侗族是一个善良、柔弱的民族，想必你在考察研究过程中已感觉到并注意到了的。在侗寨里老人的老人都这样说，荒古洪水滔天，侗族先祖姜良姜妹躲在葫芦里幸存下来，两人结婚生孩子后，用肠子做汉人，骨头做苗人，肉团做侗人，所以汉人聪明，苗人勇猛刚强，而肉团做的侗人像肉团那样柔弱惟有温和与善良。如牛死留下角，老人们的话传了一代又一代。侗胞对老辈人的话深信无疑。侗胞以此心度彼心，因此认为周遭的一切也都善解人意如侗人一样善良。山上的一棵大树，侗胞称之“树爷爷”；河里的一块石头，侗胞称之“石奶奶”。侗胞最崇拜的“萨”神祭坛就立在寨子的中间，“萨”神与侗胞们朝夕相处，与其说“萨”是女神，

倒不如说“萨”就是寨子里一位慈善的老祖母。侗寨安神像，于神像腹内装上一副银子做的肝肠，侗胞说神也像人一样有良知。我的老家有座祀奉远古“峒王”的“飞山庙”，孩子们常去庙里嬉戏玩耍，或摸着“飞山王”的胡子，或摆弄着“飞山王”的拐棍，大人们不加阻拦。侗胞把神当做人，心目中的“飞山王”是一位慈祥的老爷爷。侗胞甚至把鬼也当人看。深山老林中有一种脚跟朝前脚板向后的“山魈”，既顽皮捣蛋，又天真、坦诚，侗胞与之友善相处，称之“山兄弟”。传说侗胞死后去的地方叫“牙安寨”，那里依山傍水，鸟唱花红，没有阎王爷、地狱及酷刑。若那里的阴魂要投胎转到阳世间，由“花木萨”（婆）撑船把阴魂渡过浑水河送到阳间，情景很浪漫。有趣的是，想像中侗胞说“天堂”也和人间侗族社会一样。当初侗寨没有歌舞生活像煮菜没放盐一样乏味，于是乡亲们派小伙子金必并邀约苗胞古赛一道上天去讨歌。那天，天上正在踩歌堂，听说地界有人来讨歌，在鼓楼里商量要事的老人们，就搬出一捆捆歌书让金必和古赛挑出天门来。在侗胞古朴的意识中，神仙亦与人为善，天上、人间处处真情在。

一个先祖用肉团做成的惟有善良的民族，她与环境相处那么的和谐，对生命存在意义的理解那么的独特，那么，在族际间的交往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？据考察，历史上侗族是一个以“款”联盟为核心的自治和自卫的民族，从来不搞扩张不霸占别人的土地。侗胞意识到别人的聪明与勇猛、刚强远远在自己之上，因而与人交往尊崇的是宽容、谦让与

息争。侗胞金必上天讨歌，没忘邀约苗胞兄弟古寨一道去，即可见侗胞心胸之一斑。

然而，一个柔弱、和善的民族，史书上却称之为“峒蛮”。抱憾的是至今有不了解侗胞的，仍虞传侗族屁股长短尾巴晚上“行歌坐妹”乱伦。“蛮族”的阴影依然抹不去。如我之辈求学到过山外，就曾遭遇“蛮族”之说而尴尬过。于是我选择了文学，意欲以“形象”向外界展现如你所说的“侗族文化很美”，侗族亦不失为美好的民族。有评论文章说我的那些东西“凝聚着侗族的生命情感，结构地表现了侗族‘月亮文化’，是一片月光下的美丽。”我想此说大致没有偏离我的原初用意。

当然，侗族文化也有其二重性，有优也有劣。即使是优的那一面，仅仅是善良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悲哀。想象中的侗人，应该像汉人那样精明和聪明，像苗人那样骨头硬而刚强，即既如“月亮”柔美，又似“太阳”热烈。一个既柔和且强壮的民族，文学上展现的将是另外一番景象。民族性格的重铸，文化自身的嬗变或裂变是前提，作家的把握也极为重要，这将是一种探索与尝试。探索和尝试是要有勇气的，希望得到你的鼓励。

匆匆回复。

颂大安！

张泽忠

1996年5月26日

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  | 友人致作者信及作者复友人信(代自序) |
| 1   | 山雨——蜂巢界之一          |
| 48  | 命根——蜂巢界之二          |
| 90  | 劫数——蜂巢界之三          |
| 122 | 孟桑                 |
| 149 | 山崖上 树蒙蒙            |
| 163 | 月地风俗(五题)           |
| 163 | 堂兄                 |
| 166 | 小山精                |
| 170 | 娉姝                 |
| 175 | 树爷爷                |
| 179 | 杉姑娘                |
| 184 | 美娘                 |
| 201 | 我们家的妈妈             |

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223 | “扑哧”一声山水绿 |
| 244 | 我们寨的小木桥   |
| 259 | 曾波老师      |
| 267 | 望融州       |
| 279 | 爱也混沌      |
| 296 | 娉婵        |
| 327 | 后记        |

# 山 雨

——蜂巢界之一

## 1. 款 牌

听老辈人讲，这年夏天，都柳江的这团天出了点乱子。

这天，都柳江上空像被谁捅了娄子似的，雨哗哗地下个不停。渐渐地，亮悠悠的都柳江水先是浑浑浊浊的，继而如一条赤色的巨蟒，曲蜷着、呼啸着往下游的融州、柳州冲泻去。

三天后的一天早上，一位壮实的勒汉，驾着一张木排，由都柳江的上游古州城外，赶回自己的山寨——古榕寨。

夜里，鸡叫头遍时，勒汉即起了床。

勒汉摸着黑离开住店。住店是一栋吊脚楼，勒汉下木楼时，橐橐脚步声，咿呀门响声，把古州平坝上坝头坝脚的上

千户住家吵醒了。

勒汉埋头埋脑，匆匆地往江边走去。身后孩儿的哭闹声、狗叫声渐渐地远离去，勒汉来到了江岸边。

这时，天陞边露出一一点迷迷蒙蒙的亮光，勒汉隐约看得见停泊在江湾处的一挂木排，像被雨水淋坏了，抖抖索索地任凭浪涌波颠着；岸上的纤索像条草蛇紧绷着身子，纤索的一头密密匝匝地缠绕在一棵榕树莛上，偌大的一匝绕结，像经不住折腾似的，吱吱地吟叫着。

这天，这位壮实的勒汉，要把钉有鸡毛、火炭传发紧急信号的“款牌”，火急地捎回古榕寨。

早些年，据说是从祖公起始，都柳江的这团天，聚集起像古歌里说的“头在古州，尾在柳州”的“款”，这“款”就像山外王国里的国王一样，对内能维护秩序，对外可率众抵御侵辱。“款牌”是“款”组织间传递消息的东西，类似今天邮局里传递的信件。“款牌”钉上鸡毛及火炭，表明很重要，比特快或航空专递还要紧急。



从古州到古榕寨，走早路得爬大山过大岭，紧赶慢赶也得走好几天，这位勒汉怕误了大事，于是选择了走水路。

夜里，古州“怡和”号木行老板的女儿美朵姑娘曾找到住店里，好说歹说，劝着不让勒汉走水路。

勒汉住在住店的三楼，美朵姑娘拾级而上找到了三楼。姑娘上楼时脚步很轻，但却像踩着舞步似的使整栋吊脚楼极有韵律地摇动起来。此时，勒汉正在拾掇着裹包，听脚步声就知道是谁来了。

不知为哪样，勒汉的心不由摇曳起来。

姑娘进得门，不依不饶地把勒汉手中的裹包拎过一边，然后把房门阻住，对着勒汉说道：

“远路哥，你就没想一想呐！走水路驾木排，就像骑在巨蟒的脊背上，拿四两命闹着玩呐！……”

姑娘左一声“远路哥”，右一声“远路哥”，勒汉的身子里不知什么地方像被火炭着着实实地烫了一下。

勒汉原本想和美朵姑娘好好地说点什么，这时却只是当着姑娘的面，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，表示依了姑娘。

但送走姑娘后，像被火炭炙热了的脑子冷了下来，勒汉掂量来掂量去，最终还是初衷不改，选定了走水路。

此时，江岸边的雨密密地下，勒汉被雨水团团罩住，周身数步远一片迷迷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。勒汉手搭着遮棚，两眼忽闪忽闪地朝来路和去路望去。

此刻，勒汉很想见上美朵姑娘一面。

勒汉心里在想，当着姑娘的面说好不走水路的，却说话不算话，拂了人家的心，对不住人家，是该跟人家道声歉呐。

然而，这时辰，眼前时有一两只崖燕划着一道道弧线在往返地飞过外，四周空落落的了无人迹。

天陞边，那一丝亮光越来越亮时，江面上猛然刮起了一阵风。

瞬时，滔天的浪涌像撕裂着江岸轰轰地鸣响；木排像一头乖戾的牛牯，拼命地撕扯着缆索；缠绕在榕树莛上的缆结，像经不住疼痛吱吱地叫得很伤心。



勒汉愣了愣，这才记起该去做点什么。

勒汉费了一阵工夫，才把痛苦吟叫着的缆索绕结松开一道头。待要把绕结解开时，突然有一双手从身后绕过来，把那节松开的缆索紧紧地拽住。

勒汉不由一怔。

然而凭着直觉，勒汉即刻辨认出身后的这人是谁。

勒汉身后的这人，浑身散发着一股好闻的香味。

勒汉左右地顾盼，盼着能见上一面的美朵姑娘，此刻像一棵长在幽谷里透着一阵阵浓郁香味的香草，突然从身后冒了出来。

勒汉转过身时，本来想向美朵姑娘道歉说远路哥说话不算话，对不住姑娘妹，慌乱中却把话岔过一边去，说姑娘妹不像雨中的崖燕飞来飞去有身影，倒像潜在河水里的水獭精，来无影去无踪。

侗家勒汉、姑娘生性幽默、诙谐，平时聚在一起，男女间总爱揶揄对方几句，然而此时美朵姑娘却抿着嘴只顾笑，不去理会勒汉在说些什么。



美朵头上戴着一顶斗篷，江岸边的风和雨搅在一起，风一阵阵地横着吹，雨亦飘飘曳曳地横着下，头顶上的斗篷遮不住雨，美朵从头到脚被淋得湿漉漉的，果真像从水底里爬出来的水獭精。

美朵着一件敞胸无系带士林布便衣，胸前护着一片绣花胸兜，淡淡香味里透着清纯、别致、俏丽、迷人的气息。忽儿一阵风把美朵的衣襟掀弄开，美朵像一只扇起羽翼的蝉儿裸

露着身背。好在那片亮丽的胸兜系有系带，系带牢牢地牵住胸兜两旁的系扣，胸兜才像一名扎实的卫士，守护住美朵胸前那方如山丘突起的圣地。

然而美朵依然羞红了脸，慌忙摘下斗篷遮住裸露着的背，旋即又把斗篷移到胸前来，捂住那两座惹眼的山丘。

像是忽儿记起什么，美朵转又拎起斗篷，递到远路哥的面前，意思叫满脸淌着雨水的远路哥戴上。

勒汉却挡了回去。

勒汉说：

“下雨天呐，驾着木排戴顶斗篷碍手碍脚呐。”

美朵像哪处受了委屈，亮汪汪的眼里似有泪光。

美朵说道：

“远路哥，田塘里的鱼有转过头来的时候，你却做牛牯的弯弯角，扳也扳不直；夜里姑娘妹说了一箩筐的话，天一放亮，远路哥就都往江里倒光呐？”

勒汉摇了摇头，接着扑闪扑闪着两眼，点了点头。

三年前，勒汉在古州“怡和”号木行打工认识了美朵姑娘。美朵的父亲原是宜州人，小时避难来到贵州，十来岁时就跟着父亲做起木材生意，二十来岁娶了美朵母亲，在古州落了根。美朵的母亲是古州坝上侗寨头人的女儿。美朵生在父亲的木行里，却在母亲的木楼里让外公、外婆照拂大。美朵模样甜美，逗人喜欢，脾气也好，和得人，很像她的母亲。美朵亦把自己当成是地地道道的侗家人。因此，当美朵知道在“怡和”号木行里打工的一帮勒汉是侗胞后，就邀约勒汉



们夜里上外公的木楼行歌坐夜，唱远路情人歌，和勒汉们交好朋友。

此时，勒汉点了头后，又摇了摇头，算是回姑娘的话。勒汉的意思是，姑娘妹是远路哥的好朋友，好朋友的一箩筐好话，远路哥全都往心里装了，但远路哥走水路的决心已定，牛牯的弯弯角，硬扳扳不了，姑娘妹你就依了远路哥吧！

姑娘知晓侗家勒汉的脾性，心里明白此刻再怎样说也是白说。但姑娘仍试图作最后的努力，任着性，不理不顾地往勒汉的面前逼去。姑娘想以自己的执著及血肉之躯设起一道屏障，阻住勒汉的去路。

姑娘像在跟谁赌气似的耸着胸脯的那一会，身上好闻的香草香味在雨雾中浓烈地浸淫开，勒汉身子里像被火炭烫着的地方，又着着实实在地震了一下。

勒汉壮起胆来，把手搭在姑娘的臂膀上。勒汉原想把姑娘往怀里揽过来，却因太慌张，仅把手重重地搭在姑娘的肩上。



姑娘却顺势往前逼了一步，把湿漉漉的身子抵在勒汉的怀里，胸前耸动着的肉坨子，像两只野兔子在蠕动着，好闻的香草味，像清水池里泛起的涟漪，一阵阵地漾开。

勒汉脑子一热，从心底里涌起一股热乎乎的气浪，身子里被炙热的地方像被谁撕裂开。

勒汉着着实实透不顺气了。

此时，河谷里猛然响起一阵雷鸣般的风浪声，勒汉一愣，从一阵从没感受过的愉悦中惊醒过来。



勒汉扑楞扑楞着两眼，像一个做错事想要匆匆逃脱开的顽皮小孩，蛮不讲理地从姑娘的手里夺下缆索，接着三下两下把缆索绞做一团，连人带缆索一同跳上了木排。

风雨中抖抖索索的木排，遽然晃动起来。

勒汉拎起竹篙稳住木排时本想对岸上的姑娘说句什么，却狠下心，往岸上的礁石点了一篙，木排便像一头牛牯晃着身子摇着脑勺，咕噜咕噜地驶出岸湾。

姑娘愣瞪着眼，傻乎乎地看着勒汉离她而去。

姑娘陡地拎下斗篷，像跟谁过不去“呼”地往空中甩去。

此时，密密下着的雨像豆颗般撒下来扎得人睁不开眼，姑娘索性仰起脸庞，让噼噼啪啪的雨颗痛痛快快地抽打着。

此时，木排已像离弦的箭泻下了急滩。

勒汉回过头来时，只看见顶空上那顶斗篷，像一只张着翅膀的老鹰在盘旋着，却再也看不见岸上的美朵姑娘。

此时，天渐渐地亮了，蒙蒙雨雾中，依稀看得见勒汉披着披风，缠着头帕，一身山寨壮士打扮。勒汉肩上的披风像一面猎猎响的旗子，时而把勒汉的身子紧紧地裹住，时而又呼啦啦地掀开来，像要挣脱勒汉的身子展翅飞翔去。



木排咕噜咕噜地从一道急滩中冒出来，接着又埋头埋脑地冲下另一道险滩。

勒汉左扳一桨，右扳一桨，木排举着脑勺，咕噜咕噜地来到一处浪涌白蒙蒙的缓滩脚。缓滩脚的浪花很好看，水速也低缓许多，木排像一把钝了口的犁耙，撕扯着浪涌，犁开一道粗劣的浪痕，然后拐进一湾风平浪静抬头只见一道天的

